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六九七三

舊唐書卷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讓

盛彥師
劉蘭

李君羨等附
盧祖尚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叅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卽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

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叅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頻與虜遇

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叅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

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

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
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冀尚書哀憐君
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
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仰視城內有
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
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
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
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
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
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

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
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
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
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
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
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
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
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
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

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叅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

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
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
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
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
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
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舩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
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
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
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
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

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
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
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爲
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
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
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
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
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
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

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

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埒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恠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

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

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鄴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幽夏

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
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
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
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
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
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
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愼
幾亮前婦子愼微每以養愼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
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
四年又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

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
叅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
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
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
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
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
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
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
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
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

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立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旣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